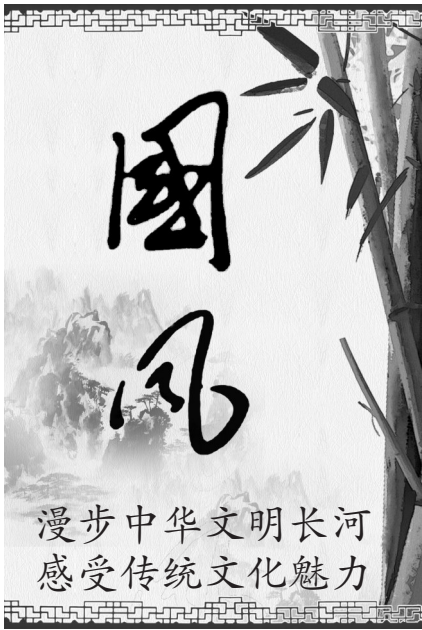




漫步中华文明长河
感受传统文化魅力

宋风遗韵

吴钧

宋代的垂拱而治

今人大概多以为“虚君”的观念产生于英伦,其实“虚君”是典型的儒家理想,儒家所说的“无为”“端拱”“垂拱而治”“垂衣裳而天下治”“恭己正南面而已”“不下席而天下治”等,都含有“虚君”的意思。宋朝以儒立国,儒道大振,“虚君”更成为宋代士大夫的重要共识。

北宋大理学家程颐解《周易》,提出:“进居其位者,舜、禹也;进行其道者,伊(伊尹)、傅(传说)也。”意思是说,天子(舜禹)只是天下的主权者(进居其位),宰相(伊傅)才是天下的治理者(进行其道)。余英时先生认为:“程颐理想中的君主只是一个以德居位而任贤的象征性元首;通过‘无为而治’的观念,他所向往的其实是重建一种虚君制度,一切‘行道’之事都在贤士大夫之手。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,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,而是代表了理学家的一种共识。”确实如此。我这里再引证几条宋代士大夫的言论,以支持余先生的立论。

北宋名臣富弼告诫宋神宗:现在政务“多出亲批,若事事皆中,亦非为君之道。脱十中七八,积日累月,所失亦多”。显然,富弼反对君主“亲批”政务,即便是皇帝天纵英明,“事事皆中,亦非为君之道”。

南宋大理学家陆九渊说:“人主高拱于上,不参以己意,不间以小人,不维制之以区区之绳约,使其臣无掣肘之患,然后可以责其成功。故既已任之,则不苟察其所为,但责其成耳。”表达的也是“虚君共治”的意思。

另一位大理学家朱熹曾当面指斥宋宁宗:“今者陛下即位,未能旬月,而进退牵执,移易台谏,甚者方骤进而忽退之,皆出于陛下之独断,而大臣不与谋,给舍不及议。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其事悉当于理,亦非为治之体,

诗话事

陈大新

谁道秋期有泪痕

戴不凡《小说见闻录》中,有牛郎织女“七夕”会的传说,据称,大约可以追溯到先秦时,文字上《淮南子》记载有:“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。”《荆楚岁时记》载:“七夕,人家妇女结彩楼,穿七孔针,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,有蠅子网于瓜上者,则以得巧。”牛郎织女“七夕”会的传说,经民间的不断丰富,有了很完整的故事,形成了一系列的民俗。小说家、戏剧家冯梦龙将其编入《情史》。

对牛郎织女每年仅“七夕”方能一见,人们是深表同情的,历代诗人吟诵不绝。《古诗十九首》中“盈盈一水间,脉脉不得语”;曹丕《燕歌行》“牵牛织女遥相望,尔独何辜限河梁”;李商隐《辛未七夕》“清漏渐移相望久,微云未接过来迟”,皆久传之佳句。秦观《鹊桥仙》“两情若是久长时,又岂在朝朝暮暮”,能从相思之苦、相见之难中跳出,颇有新意,为人称许。然而,更早从前有情人相见难的咏叹里跳出来的,是唐代诗人崔涂。他的《七夕》诗云:“年年七夕渡瑶轩,谁道秋期有泪痕。自是人间一周岁,何妨天上只黄昏。”瑶轩指仙车。诗人让织女坐着仙车,缓缓渡过鹊桥,去见她的牛郎。“自是人间一周岁,何妨天上只黄昏”:占有“天上一日,人间一年”之说。如此,牛郎织女便是每天黄昏相约一次了。地上的人们空自多愁,又岂知天上之事,世间多少人家求此而不得呢。故诗人云“谁道秋期有泪痕”。崔涂《七夕》并非故作反语,而是有真实感受而发。牛郎织女即使被天帝惩罚,也能“年年七夕渡瑶轩”,而诗人则常年在外漂泊无依,五湖烟景有谁争。“没有银河之隔,要归便也归得,然而诗人面临的处境却难与人言。在《蜀城春》一诗中,诗人吟道:“天涯憔悴身,一望一沾巾。在处有芳草,满城无故人。”如此天涯孤旅的生活,

文化遗产

李振南

鱼簖,旧日水乡的风景

在我所在这座城市的水域,已经好久没有见到鱼簖了。而在我的记忆里,旧日的江南滨海水乡,鱼簖是水域中一道特殊的篱笆,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鱼簖是一种古老的渔具,由毛竹、簖帘和倒笼组成。毛竹或打桩或编排,起固定整条鱼簖的作用。簖帘则是用竹条编制而成,长度根据河道的宽窄而定,贯穿河的两岸;高度则视河水深度而定。为便于船只往来,中间的簖帘要明显低于两侧的簖帘,仅仅高出水面尺许,而且

是上下活动的,可以升降,这等于在鱼簖上开了一扇半截的门,我们称它“簖门”。鱼簖是水上的栅栏,它能任水流舟往,却不让鱼儿通过。鱼簖捕鱼的原理是,在鱼簖两侧距岸两三尺的水下,各埋着一个直径为一米左右的大倒筒。倒筒在我家乡也叫“倒笼”,要比我小时候用来篓鱼的倒笼大得多,是根据鱼进得来出不去的原理设计的。鱼虾游动或觅食时若遇到了簖帘,便依着习性向两边寻找出路,一旦浑浑然进入倒笼中,就万难逃脱。宋代金嘉谟的《鱼簖》诗:“芒苇织帘箔,横当湖水秋。寄鱼兴蟹,机桡在中流。”写出了鱼簖的形状和簖鱼的原理。当然,在鱼簖拦截的水域内,或鱼簖与另一个鱼簖之间的水域里养殖的鱼虾,还可以用渔网进行捕捞。

一般情况下,在鱼簖的一侧岸边,多会搭建一座看护鱼簖人的小型竹棚,叫“簖棚”,顶上覆盖芦苇叶子,犹如早些年临水而立的吊阁楼。一叶小舟系于一旁,供提取、安装倒笼和平日里修复鱼簖之用。有来船要过鱼簖,护簖人闻声走出竹屋,视来船的吃水深浅,松动绳索,放下簖门里的活动簖帘。过往船只紧摇几槽撑直方向,然后翘起桅尾,任船身压上簖帘,船凭着惯性,缓缓在上面滑过。船过鱼簖时,簖帘像一把富有弹性的篦子梳理着船底,发出“嚓嚓嚓”的声响,这声音融入水中,又回荡在河面,在空旷的水域有一种灵动的感觉,颇有意境。在一些主航道上的鱼簖,护簖人要辛苦得多,不仅过往船只多,而且不时有机动船经过。这些船要过鱼簖时,“呜——”轮船一声长笛,刺破了河面的平静,老远就会给护簖人打上了招呼,而护簖人则赶紧放松簖门上活动竹帘的牵引绳索。轮船刚驶过簖门,立即将绳索拉紧固定,恢复原状。好在那年月货轮不是很

古风杂记

刘才中

古人夏天也有降温神器

进入炎夏后,高温持续不减,令人难耐至极,即便躲在室内吹风扇依然有种灼热感。古代没有冰箱空调,也缺少现代化降温神器,但古人依然会极尽想象之能事,把夏天过得既风雅又有凉意。

为摆脱酷暑带来的焦躁之感,古人经常选择足不出户,以此躲避烈日高温。但在很多情况下,出门办事在所难免,特别对于从商者而言,外出经营是获取经济收入的必要之举。为此,古人会像现代人一样随身携带一把竹扇,用以驱热避暑。

古代的扇子又叫摇风,也称凉友,一般是用竹子编织而成的。除去竹扇之外,古人还流行使用团扇和芭蕉扇。团扇属于蒲扇的一种,最早起源于先秦,唐宋两朝最受欢迎。团扇多数为圆形,也有六角形或腰鼓形。清人王廷鼎在其著作《杖扇新录》中说,团扇近世通用素绢,两面绷之,或泥金、瓷青、湖色,

其实,无论古代还是今天,炎夏之热总是会在晚间时分集聚一堂,令人倍感焦灼。有鉴于此,古人很早就懂得瓷枕可降温的道理,因此,古人会在午休和夜间依靠瓷枕作为

睡觉降温的载体。中医养生讲求“头凉脚温”,而瓷枕的枕面为釉,具有凉感,枕在上面不但舒适凉爽,而且有益于舒筋通络,所谓“半窗千里月,一枕五更风”便是瓷枕度夏的精妙之处。

有瓷枕作陪,古人继续大开脑洞,发明出用竹藤或木质做成的卧具,谓之凉榻。古代的凉榻有两种类型:一为厢式凉榻,一为框式凉榻。厢式凉榻相对沉重,移动性较差,只适合置于家中某个固定场所。而框式凉榻灵活性更强,可以随时搬动,受到古人广泛青睐。南宋诗人陆游曾表达过对凉榻的溢美之词,他在《薄暑》一诗中说:“堂中无长物,独置湘竹床。我睡仆亦休,睡觉谁在傍?”

古人避暑,凡此种种,不一而足。尽管古代生产力的落后,科技发展远不及今天,但在避暑度夏时,可谓极尽想象之能事,彰显出古人绝妙的创新能力。

钱钟书在《围城》里说,婚姻像围城,外面的人想进来,里面的人想出去。文人的群也是这样,有的想进群,有的想退群。金谷二十四友是西晋一个群,名气很大,势力也很大,因为权臣贾谧是其头头,有人想削尖脑袋进群而不得,文学家潘安想出群却出不来。潘母是个明白人,知道这个群不会有好结果,看在眼里急在心里,再三劝他赶快急流勇退。可他还没来得及退出时,风云突变,贾谧倒台被杀,“金谷二十四友”全军覆没,大帅哥潘安也难逃一劫,被夷三族。

相比较而言,历史上武将建群的极

吱”水声,给简陋的簖屋营造出温馨的生活气息。即便在那物质生活十分匮乏的年代里,他们也并不缺少荤腥,随时可用鱼叉或网兜在“瓮”中提取一尾鱼来享用。不用开油锅,也不讲究什么烹饪技术,只需在清水里一煮,撒点盐花,原汁原味,鲜美无比。

冬去春来,风雨如旧。深幽的鱼簖,曾陪伴了水乡人多少欢乐和艰辛。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,由于家乡工业的兴起,大规模的水污染,已不见了昔日清冽的河水和嬉戏的鱼群,鱼簖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从那时起,我再也体会不到郑板桥的对联“船过簖惊痒,风吹水皱皮”,以及魏源《三湘棹歌》诗中“滩声渐急篙渐近,知有截溪渔簖近”的韵味了。如此看来,鱼簖也已成为江南水乡的绝版风景。



水乡鱼簖

国学小知识

“北斗”的名称是怎么来的

斗宿,为二十八宿之一,是北方玄武七宿中的首宿,由七颗亮星在北天依次排列成斗的形状,故称为北斗。对于北斗七星,中国古代早就有详细的记载。《诗经·小雅·大东》中说:“维北有斗,不可以挹酒浆。”古人的解释是:“箕斗在南方之时,箕在南而斗在北,故言南箕北斗。”《史记·天官书》中记载:“北斗七星,所谓‘旋、玑、玉衡以齐七政’。”中国古代天文学史上,也将这七颗星分别称之为“贪狼、巨门、禄存、文曲、廉贞、武曲、破军”。现代天文学中,北斗七星属大熊星座的一部分,它们分别是天枢、天璇、天玑、天权、玉衡、开阳、摇光(或作瑶光)。从图形上看,北斗七星位于大熊的背部和尾巴。天枢、天璇、天玑、天权四星为魁,组成北斗七星的“斗”;柄状三星分别是玉衡、开阳、摇光。道教形成后,吸收并改造了诸多原始信仰,把北斗作为天神加以崇拜,并对之做出了种种的神学解释。如一些道书中说,根据人的出生时辰,人们的生命被分属于天上的七个星君所掌管:贪狼星君,子时生人属之;巨门星君,丑亥生人属之;禄存星君,寅戌生人属之;文曲星君,卯酉生人属之;廉贞星君,辰申生人属之;武曲星君,巳未生人属之;破军星君,午时生人属之等等。

古韵今吟

胡胜盼

古诗中的“三伏天”

“三伏天”出现在小暑与处暑之间,从夏至后第三个庚日算起,历经初伏(10天)、中伏(10~20天)、末伏(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算起,10天),是一年中天气最热的日子。三伏是按农历计算的,大约处在阳历的7月中下旬至8月上旬间。2023年“三伏”是7月11日起伏,到8月19日结束,总共共有40天。三伏虽热,但古人却能做到“热中求凉”,留下了许多吟咏三伏天的诗作。

唐代诗人权德舆《病中苦热》诗云:“三伏鼓洪炉,支离一病夫。倦眼身似火,渴嗽汗如珠。悸乏心难定,沉烦气欲无。何时洒微雨,因与好风俱。”大热的天,却偏偏身染疾病,倦怠无力,汗如雨下,真真苦煞了诗人。诗人渴盼着来场好雨,既去去地热,也去去自己的心火。

宋代大文豪陆游《南门晚眺》诗云:“奚奴前负一胡床,门巷椒梧已渐黄。不历尘埃三伏热,孰知风露九秋凉?”陆游的诗不由让人想起一句歌词“不经历风雨,怎么见彩虹”。三伏过去,即是金秋到来。所以,诗人从中辩证地读出了物极而反,否极泰来。三伏天虽然热,但只有热过,才能感知什么叫凉爽。诗句包含着只有经历过波折,才能懂得珍惜的人生哲理。

陆游另有诗作《暑夜》,云:“暑毒弥三伏,微凉起二更。月窗风竹乱,烟渚露荷倾。寂寞书床读,清羸杖屦行。无功耗官廩,太息负平生。”陆游夜里难以安眠,扶杖起行,看着竹影残荷,不禁感叹时光飞逝,功业无成,从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了那个时刻不忘“王师北定中原日,家祭无忘告乃翁”的陆游。

三伏天这么热,如何安然地度过呢?唐代诗人杜荀鹤的《夏日题悟空上人院》或许能给予我们一定的启发:“三伏闭门披一衲,兼无松竹荫房廊。安禅不必须山水,灭得心中火自凉。”原来,杜荀鹤的避暑法宝是“心静自然凉”。清朝雍正皇帝曾追录康熙皇帝的训诂而编辑成《庭训格言》,内中有一则训文叫《心静自然凉》,曰:“盛夏不开窗,不纳凉者,皆因自幼习惯,亦由心静,故身不热。”夏天人们难免心浮气躁,如果能保持一种自然、平和的心态,确实能有助于我们避免“情绪中暑”,顺利地度过火热夏季。

少,最有名的就是“安史联盟”,结果导致安史之乱,还有后来的北洋军阀抱团,引起多年混战,民不聊生。因而,皇帝对文人建群不大在意,可以宽容待之,反正秀才造反三年不成,谅你也翻不起大浪,对武人建群则高度警惕,生怕他们拥兵自重,互相勾结,生出异心。东汉云台二十八将,刘备的五虎上将,唐太宗的凌烟阁,那是皇帝给建的群,意即:我可以把你弄在一块儿挂像,但你们要是自己在一块儿凑,那就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朱元璋杀的那些功臣,多多少少有互相串联的因素,被他怀疑是军事俱乐部。

如今是信息时代,文人建群更便捷,几分钟就可以在微信上建个群,拉一帮文人进来,谈天说地,议文论诗,且进退方便,合则存,不合则去,但影响与质量就不好说了,凑热闹的多,有实效的群少,多半都成了自娱自乐。